

弘誓

一九九三年二月創刊・一九九四年八月出刊・第十期



·昭慧法師帶領學員參加“529反核大遊行”

佛教弘誓學院刊行

目錄

- 2 院務紀要 / 連麗雪輯 /
 3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 釋昭慧 /
 8 佛教徒對核四問題應有的態度 / 釋悟泓 /
- 14 讓我們自己來決定台灣的生存環境
 ~ 宗教界上街頭 ~ / 編喬 /
 15 歡喜來相送 / 編喬 /
 17 財務報告

活動預告

- 83.8.14 福德社區社服。
 83.9.4 雙林寺地藏法會。
 83.9.24 福德社區老人慶生晚會。19點至21點，於文康活動中心。
 本次慶生會由學院主辦，請同學踴躍參加，與老人共度生日。
 願意提供節目者，請電話7680994與林義男同學聯絡。

學院訊

學院得普濟寺董事會護持七月七日起於普濟寺增設辦事處，地址為華陰街100號TEL: 558-0130 FAX: 558-7047 同學的通訊地址若有變更，請與秘書曾惠清居士聯絡。

快報

昭慧法師新書(三本)九月出版
 · 悲情觀音· 願同弱少抗強權· 浩蕩赴前程

院務紀要

· 連麗雪輯 ·

- 83.5.1 福德社區社服。
 83.5.2 梵唄社活動。
 83.5.5 院務週會。
 83.5.9 梵唄社活動。
 83.5.12 院務週會。
 83.5.16 梵唄社活動。
 83.5.19 院務週會。
 83.5.22 推廣部第二期結業紀念照於國父紀念館拍攝。
 83.5.23 梵唄社活動。
 83.5.26 院務週會。
 83.5.29 昭慧法師帶領學員參加反核遊行，理性和平圓滿落幕。
 83.6.4 拒吃！拒買！拒養！拯救保育類野生動物全民運動。
 83.6.5 響應三拒運動，除資料展示，各界名人接力演講之外，現場並進行萬人簽名活動。六個簽署站，幾乎動員班上所有同學，兩天簽名人數總計65861人。
 83.6.9 院務週會。
 83.6.16 院務週會。
 83.6.17 推廣部第二期結業典禮。到場觀禮之貴賓有普濟寺退位住持果證老法師，普濟寺董事長黃添印居士、普濟寺董事王曹玉琴居士、林素居士、廖明峰居士、康水塗居士、楊水塗居士、張陳碧金居士、普濟寺總幹事蔡月齡居士，佳來公司總經理管雲潔伉儷、周松根同學伉儷。共有72位同學貫徹始終完成學業。暑假開始。
 83.6.25 福德社區老人慶生晚會。班上社服組提供娛樂節目，熱鬧溫馨，與老人們共度快樂的慶生夜晚。
 83.7.3 新舊幹部聯誼。



· 三拒運動：
 名人話保育，接力演講
 性廣法師談動物權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評慈濟醫院合約書

■ 釋昭慧

花蓮慈濟醫院最近在與該院主治醫師簽訂聘任合約時，於第四條規定：

「甲方嚴守政治中立超然之立場，乙方受聘期間不得參與和從事任何違背甲方政治中立立場活動及行為，亦不得參與任何形式之示威、靜坐等活動。如有影響甲方政治中立超然立場，經查明屬實者，除依違約規定賠償甲方外，並應於規定時間內，無條件自動辦理離職。」

這一條，已屬明顯違憲，因為憲法第十一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十四條：「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第十五條：「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第十六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以上，凡「中華民國在台灣」之人民，莫不受此諸條文之保障。然而，合約書第四條若不由院方取消，則一旦有人發表不合院方所謂「中立」立場之評議性言論及文字，有人因某種社會或政治理念而參與示威、靜坐活動，都將立刻面臨「工作權」被剝奪乃至當冤大頭以「賠償」院方之處境。這份合約書，等同「戒嚴法復辟」，竟然比「國安法」更保守、封建而嚴苛，出自「佛教」慈善機構之手，令我如何能不羞憤！

四月十日聞報，知陳水與醫師召開記者會，說明曾經要求院方改善而未獲善意回應，又知慈濟的理由不外乎是：

一、「慈濟為社會大眾所共有的寶貴資源，不僅應維持中性立場，使全心致力於淨化社會人心，建立人間淨土，同時，也會愛護此資源，避免被扭曲使用。」

二、「慈濟醫院希望醫院員工，充

分了解慈濟創辦人的理念，要求不得假藉慈濟名義及資源，參與和從事政黨政治活動。」

三、本合約「並非針對任何候選人而刻意提出。」

四、「慈濟希望社會大眾能了解嚴嚴法師，全心推動：慈善、醫療、教育及文化四大志業，建立和諧社會的苦心。」（節自自立早報）

五、「目前在這個社會環境中，抗爭常發生失控的現象，因此，嚴嚴上人愛慈濟醫院醫師，不能讓他們參與這樣的抗爭活動。」（節自民衆日報）

我希望這些話是記者聽錯，或是「手民誤植」，不然身居台灣慈濟機構牛耳之要津，卻說出這麼一串「反智」的話，著實令人不敢恭維。

社會資源應由「公眾」決定

此下，就著這些理由逐一駁斥：

一、既然慈濟資源來自「社會大眾」，那麼，慈濟應有什麼樣的「立場」，豈不是也應由「社會大眾」以公決之？憑什麼幾個人黑箱作業，就由上而下頒布「慈濟立場」？再者，在擔心慈濟資源「被扭曲使用」的同時，是否也應反躬自問：合約書以資方立場，訂得如此嚴苛，不但如陳水與所指責的「為全台灣公私立醫院之「絕無僅有」」，也為全台灣公私立企業之「絕無僅有」，復為全台灣慈善機構之「絕無僅有」，連員工人權都不顧了，還談什麼「慈善」？「員工只不過領他應得的血汗錢，而且因「慈善」緣故，符碼也不見得比其他醫院高，他們又不是董事長、執行長或其他核心決策人士，誰有本事「扭曲使用」慈濟資源？決策諸公

代「社會大眾」訂此四顧人權之惡法，才是「扭曲使用」慈濟之公器吧？

二、「參與和從事政黨政治活動」，這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至於「假藉慈濟名義及資源」云云，則慈濟決策諸公未免把姿態擺得太高了！試想：醫師這個職業在社會上受到的尊敬，是會來自「慈濟」這頂帽子嗎？他們只不過因為正受聘於慈濟，所以很自然地就被冠上「慈濟醫院某某醫師」的職銜。究其實而言，如果他們還有政治上的影響力，也只不過因為他們是「醫師」罷了！誤以為他們「假藉慈濟名義及資源」，未免太自我陶醉、太自我膨脹了！

再者，慈濟當年重金禮聘台大名醫時，藉著媒體打響醫療知名度與可信度，我們也沒那麼刻薄嘴巴說它在「假藉醫師名義及資源」拉抬醫院身價呢！「魚幫水，水幫魚」，今在自己還是掌醫師及員工起家的份上，榮使醫師和員工不巧沾了點「慈濟」的邊，也就不需要急於「除之而後快」吧！

中立立場難有定論

更且，台灣國民黨高官，從李登輝總統以下，鮮有不沾點「慈濟」名義之邊者；加入成為會員者有之，走訪拜會者有之，召見慰問者有之。他們（從李總統以下），照樣「參與和從事政黨政治活動」哩！要不要公開請這些政治人物在「慈濟人」與「政治人」身分中玩「二選一」遊戲？知或不然，豈不令人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疑慮？——而這這就是所謂的「中立超然之立場」？就是所謂的「中性立場」？

三、雖說不「針對任何候選人而刻意提出」，但時間就選在去年選戰之後，今年立聘之期，能不讓人懷疑是針對陳水與助選人士的「秋後算帳」麼？這麼大的機構，竟無智囊團諫阻這種「瓜田李下」的粗糙決策，令人對其決策品質，不敢放心。慈濟決策諸公經此

陣痛，也許應該要將權力下放，以免決策過程無法集思廣益，掌握社會脈動，而有辜負於「社會大眾」，或「扭曲使用」「慈濟名義及資源」吧！

四、既然「慈善、教育、文化」是慈濟「四大志業」中之三大，那麼，決策諸公就應了解：「慈善」，不只是個人「做功德」，也還要關心到那些受到政權或資本家之直接迫害或間接危害的人民（及至眾生）。「慈善」不只是「財施」，也包括與弱勢眾生站在一起，和他們一起奮鬥，陪他們一起掉眼淚，為他們抵抗強勢迫害的「無畏施」。說具體一些，今天如果因為核電政策而導致核電廠附近居民與核廢料掩埋場附近居民之恐慌、不安，請願無效、投訴無門，媒體也捏在政權或資本家手中，共彈「核電無害」之謊詞，此時握有「慈濟名義及資源」的決策諸公，不能與他們一齊走上街頭，示威靜坐，以迫令核電政權改弦易轍，已經就該暗自羞愧有負「慈濟」名義了，難不成還竟作政權與資本家的幫兇，把仗義陪受害者走上街頭、示威、靜坐的醫師員工，一併剝除？——而這就叫做「中立」？唉！「中立！中立！多少罪惡殺伐之名以行，汝知之否？」

我曾經針對慈濟的慈善事業作過一些批評。如拙作〈宗教「托拉斯」資源壟斷之情況堪憂〉中指出：當國內某宗教團體展開全面募募大陸賑災活動時，其他社福團體立刻感受到資源壟斷的威脅，有的甚至「經濟蕭條」到連員工薪水都發不出去。這令吾人不得不正視一個問題：縱使是慈善事業，一旦透過媒體的包裝與組織的技巧，壟斷大多數「善款」資源時，其他社福團體的功能相形萎縮，這是否會比商業性「托拉斯」帶來更巨大的後遺症？資源壟斷之後，若做合理的分配，而急其所緩，經其所急，這是不是社會公益事業之福？

忠言逆耳，受批評者的反彈，其心情是可以諒解的。事實上，作為一個從

事社會運動的宗教師，發為文章、下筆或難免於峻厲，但也自有分寸，亦即：對於公衆人物，拙文從不願攻擊個人的私德，而只就該人在公衆領域中之言行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力，提出評論。所以，慈濟主事者的人格操守，不是我所評論的範圍，除非它已表現在慈濟事業上，而便此一眾望所歸的慈善團體，在公共領域中，決策有所偏頗。這一個私德與公益的分界，我自問是不曾逾越的。

面對慈濟人的反彈，在心情上，我會為傷害到對方的情感而抱歉，但在道理上，卻仍傾向於繼續「解剖」下去。因為，這種受批評傷害的「陣痛」，未始不可被慈濟人視作佛家所說的「逆增上緣」，或多或少檢討既定方針與既有現象。

比如：慈濟過往的慈善事業，雖稱重於「財布施」，但是，當這件事業受過太多政權與財團的扶持之後，它會出現一個很吊詭的現象：雖說是為窮人服務，但假若窮人與政權或財團，在思想觀念或行動上有所抵觸時，它卻會反過來站在政權與財團的一方，為他們多作設想。這或許是受益過多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許是受到傳統思考模式範圍及媒體權力的影響，所以我不忍在這方面對主其事者的私人動機多作揣測與責備，但卻不得不指出：這樣的慈善團體，有其面對弱勢來生時懦弱失職的缺憾。它也許會合理化自己的做法，自詡某些面對雙方抵觸的時刻而保持緘默態度的做法為「超然中立」，但沈默表示的是對強勢一方的姑息，甚至無形中會助長強勢一方打壓弱勢的氣焰。因為：如果這種極具社會公信力與動員力的團體都「如如不動」，那麼政權與財團就更無所顧忌於來自第三勢力的制衡功能了。

這時，弱勢者可欺會因「對立無效」或「對立帶來更大的厭惡」而絕望乃至恐懼，從而回到原來「沒有聲

音」的狀態。但那並不說代表「和諧」，而只代表權勢部眾以某種詭譎的利益分配之「平衡」，而一旦弱勢者忍無可忍，不惜發出「時日易喪，予及汝偕亡」的怒吼時，這個平衡勢必被強力打破，而面對或長期或短期的所謂「失序」（亦即「不和諧」）狀態。

慈善團體應形成制衡勢力

做為非弱勢的第三者，實無權利對長期受壓抑與傷害的一方此時表現出來的激昂情緒與「失控」行為，作苛刻之指責，反而宜應以體貼的心情，分擔他們的苦難，撫平他們受傷的情緒。要隨時提醒自己，如果受傷者換作是我，我寧願比他們更冷靜嗎？若能更勇敢地跨進一步，向傷害弱勢一方的政權與財團，為受害者討回公道，這時，有強力社會力量與「社會大眾資源」的慈善團體，才算是克盡厥職，形成制衡金權政治的第三勢力。

當然，這也可以從東方慈善行為的慣性思考模式去作探討，而不必然要全數歸咎到慈濟主事者的個人身上。舉一個例子吧！今年一月間，我接獲農委會的一封聘函，該會聘我為「動物保護法起草小組委員」之一。我看了看委員名單，完全脫離官方色彩而純屬草根性團體代表者，只有「關懷生命協會」的敵人。當然，我不會自我膨脹得「忘了我是誰」，而高估自己的社會份量，而只是純粹從公共領域去作一番反省。農委會當然知道：協會持續關心「動物權」(animal right)，而且將促進立法以保障動物生存權益與生命尊嚴，作為協會重點工作。

倘若今天不把協會拉進立法起草小組，爾後草案若有過分保護業者而疏忽動物權益之處，可能又要受到「民間版動物保育法」的壓力，與今日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案」在立法院面臨三、四種版本的尷尬處境相同。與其到那時

再大費周章地作政黨協商，不如今時就先顧及各方立場的平衡。

於是我回想到：論「護生」教義，摒棄「人類沙文主義」而提倡「眾生平等」的佛法，毋寧是首屈一指的。但論「護生」的行為，一般佛教徒還停留在個人素食放生與著作印刷「戒殺放生」圖文以勸善的階段。真正在這方面的公共政策上發揮影響力的人，則在中國佛教史上，唯見梁武帝一人而已。他不但首開風氣，戒普尼斯酒肉以素食，而且自己以身作則，羶腥不沾；他又制令全國每月禁屠若干時日，以厚植民間的「好生之德」，此一善良之「禁屠」風俗，沿襲至今。

為什麼護生教義崇高如此，護生公共政策的推動，卻無力如彼？特別是在佛教人口居大多數的過往中國與當今台灣，民意若真呈現出來，凝聚出來，效果是可以預期的。是悲心不足嗎？從佛教徒素食放生的踴躍來看，還不至於如此！然則，豈真是佛教徒無意會到：除了個人積善修德之外，也可以把菩薩道的共願同行，表顯在參與公共事務，干預公共政策的作為上呢？這豈然是要側入政治，而不是視政治若蛇蝎，或迴避政治以示「超然中立」所能達到的效果。對「慈善」事業，也許慈濟決策者可以從這個角度考慮它的「轉型」，如何？

至於「教育」，那更是一件極端嚴肅的事業，那不是要靠大眾「了解證嚴法師」就能辦成的。「教育的學習主體是每一個受教育的個人，其他，師長也罷、父母也罷，都只是從旁輔佐的人。」在三月間某一次「訂訂教育基本法草案」的會議中，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林逢慶教授這麼說。他的理由是：「當這群孩子成長到我們這個年齡時，我們都已在這個世間，他們要面對的問題，我們也已無能為力，然而，我們憑什麼要決定他們的教育權？我們能保證什麼？」教育有極專業而令人深思的哲

理在其中，決計不是憑著財大氣粗就能揮出來的貨品。

於是我們反問：有「教育志業」的人，憑什麼去判定「任何形式之示威、靜坐等活動」，就是負性系數的？憑什麼要求大家都得做個「聽話的慈濟乖寶」？憑什麼宣布「甲方立場」時，就強制規定「乙方」不得有其他「立場」？這種東方「威權主義」、「管理主義」的餘毒，不知殘害了多少年輕學子的心靈。四一〇教改訴求言猶在耳，不料有「教育志業」的慈濟就正好做了個最壞的示範。

文化應能包容異見

而「文化」課題，就更艱鉅了。有「文化志業」，絕對不是成立個出版社，出幾本橫看豎看都是勸世而不討罵的善書，就算交出「文化」成績的。「文化」這種東西，最怕的就是「絕對化」，任何一種意識型態的絕對化，都會產生「替天行道」、「不容異己」的莫名其妙之正義感。無論是秦始皇的舉揚法家而「焚書坑儒」也好，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好，韓愈對釋、道二氏的「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也好，乃至於排他性宗教的「殲滅魔鬼」、極左派的「階級鬥爭」、極右派的「禁止罷工」，都是「文化」，但都是「鐵錫形態的文化」，易言之，吞下了異文化並立的健康組織，終極的也萎縮了本身文化所賴以建立的社會母體，導致本身文化的病態擴充。而異文化爭競，原可使本身文化保持生機而有「去腐生肌」的功能，如今異文化被推毀，則本身文化就不免肉腐生蟲。病態擴充與肉腐生蟲又是本身文化走向死亡的直接誘因。

職是之故，一元化的文化觀，不但戕害異文化、戕害社會，也戕害了自己，偏是一元化文化觀者，最不容易參透佛法所謂的「緣起」之理。究極而言：每個人的因緣有限，所以都無法掌

躍到「緣起」的複雜世間所展現的所有面向，而只有看到其中一部份因緣，所以，任何人若認為自己之所見就是「真理」，他保證沒有見到「真理」。這就是「緣起」的理論。

打倒一元化 便不應樹立絕對價值觀

做為佛家弟子者，反省教義之餘，最應是一元化威權主義的革命家，如何反而樹立自己絕對的價值觀（所謂「超然中立」云云），而強要求對方服從自己的立場？就算示威靜坐在「慈濟」決策諸公眼底，是如何的不符合諸公「和諧」之價值觀，也應避免把這種價值觀，用近似威脅利誘的第四條作為「劇約反應學習」的工具，把醫師員工們訓練成「開示威靜坐等而嫌惡，或膽怯，或普議」的「慈濟乖寶」吧？

更且，「人間淨土」、「和諧社會」云云，決不是用「做功德」的價值觀，讓富豪們以「贖罪券」心理拋幾個開錢，而以仲介者的角色把它拿來分配一下，就表示人間已清淨，社會已和諧。說具體些吧！萬一富豪們的錢是從逃漏稅捐的部分提撥的呢？萬一政府太保護代表資方富豪而犧牲了勞工的權益，乃至犧牲了居民公共環境的品質呢？這在處處都會是「人間淨土」與「和諧社會」的諷刺。你說勞方或居民忍無可忍而走上街頭抗爭是「破壞和諧」嗎？那麼，「孰為為之，孰令聽之？」追究下去，大概許多慈濟的功德主得要面紅耳赤了！然則，什麼叫做「中立超然」，就會變得更加滑稽荒唐。

因為這中間只有兩種立場：一種是贊同抗爭的立場，一種是反對抗爭的立場。很有意思的是：前者多是弱勢群衆或同情弱勢的社會良心，他們在街頭受日曬、風吹、雨淋、警棍伺候、媒體醜化之苦，抗爭對他們而言，不但精神痛苦，肉體也備受折磨。而後者則是強勢

政權或資方，或受媒體愚弄、受自己慣性思考模式制約而不自覺的第三者，他們通常正巧是不良制度的受益者，或起碼不是結構性不正義情境下的受害者。「他人不知錢人錢」，他們可能正在冷氣房中舒適地享受著精緻的生活，而卻對抗爭者投以自認為高尚、理智的鄙夷眼光，偶爾也會發出「何不食肉糜」之類的嗤笑！

你叫我如何相信：在「贊同抗爭」與「反對抗爭」之外，這世界還有第三種「立場」？若爾既不「贊同」也不「反對」，可以算是「中立超然」，那麼答案就不應只是在行動上，夾殺參與「任何形式之示威、靜坐等活動」的弱勢群衆與社會良心！有此答案而自稱源自「中立超然」的考量，那不是太過「偽善」了，就是太過沒有檢驗內心偏好反省能力了！

維護正義豈可因噎廢食

五、「抗爭常發生失控的現象」，若可作為禁止抗爭的理由，那麼，醫師動手術還有失控而「過失殺人」的時候呢！是否可因噎廢食，因為「嚴肅上人愛慈濟醫院醫師」，而就禁止慈濟醫師對任何病人施以手術呢？若說醫師動手術切除壞組織是「利世救人」因素，那抗爭也往往是努力在做切除不正義結構之大手術，為何就得把「失控」的偶發因素看得如此嚴重呢？

再者，抗爭活動在解嚴以後的台灣，幾乎無日無之，「失控」現象之舉舉可數者，卻只有少數幾件，竟把偶發現象說成「常發生」之現象，這豈不是太誇大其辭，而加入醜化「抗爭活動」的政權、財團及媒體之行為了麼？而這就叫做「中立超然」？

復次，只因為「嚴肅上人愛慈濟醫院醫師」，就禁止他們抗爭？那是一種「愛寵物」的方式，而不是一個身心健康、心智成熟的成年人」的方式。「愛他所以要管他」，而且用自以為是的價

值觀「管他」，用在小朋友身上，都已陷入威權主義的盲點，更何况是在一群社會菁英的身上！

我想：慈濟諸公一定是自認基於「善意」而這麼做的，但請注意：法西斯不祇存在於某個政黨或政體，它也可能存在於任何一個自覺或不自覺陷入威權主義的機關團體及其決策人。法西斯主義者同樣認為自己是「善意」的，所以才會由個人的厭惡工運與鍾情鄉土，而搖身一變，成為禁止勞工組織和罷工，主張突險的愛國主義之極右派獨裁思想者。如果他不幸擁有武力，那他就會成為運用權柄來高壓統治人民、壓制人民言論權和集會結社權「獨夫」！

慈濟當然沒有「武力」，但它運用「醫師員工任免」的生殺大權，一達其禁止（工運在內的）一切示威遊行之願欲，稱其「慈善法西斯」，可能話說得

太重了一些，但若仔細思量，又有誰能為它開脫「法西斯」的罪名？

「善意」有時會成為人間災禍——當一個人篤信自己的「善意」是絕對價值觀的時候！

老子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當馬列史毛認定「共產主義」是人類必須遵循的最好的社會型態的時候，當那小平認定「統一」是華人最好的前途的時候，當慈濟諸公認定「禁止示威、靜坐等活動」是對醫師無私之「愛」有以使然的時候，他們貫徹此一信念的動力，就不是我們這等經常懷疑自己「想錯了」、「思考不夠週延」、「情感有所偏好的」「凡夫」所能望其項背的！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信哉斯言！

八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於弘誓學院

——附於八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台灣》

佛教徒對核四問題應有的態度

釋悟泓·何佛華整理

七月五日中午，悟泓法師應「寶島新聲」廣播電台，「反核時間」之邀，暢談：佛教徒對核四問題應有的態度。泓師父從歷次社會活動的參與，體認菩薩行的真義。在節目中，大力彰明佛法，破疑顯正。茲將精采內容節錄於下。

主持人：一般人的觀念裏，法師大都是深居道場，避世拜佛自修以求解脫的，但在最近兩三年，忽然出現了許多年輕的法師，對世間事奇予無比關懷，也敢高談深論，也敢走上街頭，形象上幾乎是180度的大轉變。在一連串的重大社會事件中，都有愈來愈多的佛教法師投入，他們不但大聲地向政府機關據理力爭，也和民意代表們做全方位的溝通協調，這種史無前例的舉動，會不會造成社會大眾對佛教徒的誤解呢？

悟泓法師：最近佛教界參與了許多社會改革運動，甚至好幾次法師與佛教徒後都一齊走上街頭。從我幾年來對社會改革運動的投入，使我深深感覺到，這樣做才更符合我對佛法的體認，才真正是大乘佛教的實踐精神。而主持人剛剛提到，其實佛教徒參與社會運動，並不是史無前例的，在佛陀時代，他的祖國遭敵人入侵，佛陀擔心戰爭勢必造成人民重大傷亡，所以就在敵國軍隊必經的路邊，試圖阻擋。這正是佛陀示現拯救衆生的大無畏精神。佛教徒不只口頭上慈悲而已，更必須身體力行，做應該做的事情。今天我們談「反核」，也正基於這樣的精神，我們每一位佛教徒都應該體認才對。

主持人：法師剛剛說，釋迦牟尼佛為了救國救民而現身說法，但是跟隨佛陀的阿羅漢弟子：

他們都喜歡從自修上去尋求開悟，好像靜坐冥想的時間居多。法師現在將大部份的時間都投入社會運動，不知道會不會影響修行生活？

悟泓法師：就個人來說，不能說沒有影響。畢竟我還是在學佛階段，的確是需要較多時間按部就班實際去做。但另一方面，佛教思想的根本精神，即是希望我們每一個人從我們自己的身體，所謂的「我」，以及種種屬於我的事情，譬如我的財產、我的事物、我的感覺……這種種執著之中，能夠完全放下，這樣才算是解脫。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就是要體會把「我」跟「我所擁有的一切」，先不要說看破，就是看淡，或者放棄原來非常強固的執著。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解脫的實踐，這也可以是一種修行的方法。

主持人：一般佛教徒大多參與佛緣救濟或者法會祈福之類靜態的公益活動，也許是出於一種先人為主的想法，認為社會運動比較激烈，容易造成社會的不安。從法師您以身作則，親自投入各種社會運動來看，要如何從佛教的教義上去扭轉佛教徒既有的觀念？

悟泓法師：為什麼要反對種種不合理的政策，它的道理何在？都是要透過智慧去思考。今天的主題是「反核」，我跟主導反核運動「環保聯盟」的幾位教授，還有其他宗教的朋友們聚在一起，會提到我們的目的，是要把台灣建成一個「非核國家」，我們反對這樣的核能，而不是反對電力發展。換句話說，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為了人民的生存福祉，不可能說不要電力，恢復原始時代。我們要建立非核家園，是反核而非反電。核能發電並非唯一的選擇，也不是現在最好的選擇，這是第一個重點。其次從佛教徒的立場投入，還是要與佛教教義相應，也即是眾生平等，以慈悲心對待眾生。雖然我們對政府政策提出不同意的看法，甚至於反對，但我們還是強調，這是非暴力、非武力的抗爭。這種非武力的抗爭，對佛教徒在實踐菩薩道來講，應該深切反省，甚至要親身投入才能體會出來的。

主持人：常常有人認為反對者的立場，經常是「為反對而反對」，法師參與許多反對運動，就以這一次反核來說，您怎樣解釋您的立場呢？

悟泓法師：「為反對而反對」這句話，的確是有人隨時會給反對者扣上的大帽子。所謂「為反對而反對」是指沒有任何理由，或非理性的反對，只要政府說是，他就一定說不是。但反核這件事絕非如此，我個人雖非專家，但是從開始關心一直到參與反核運動，這麼多年來，除了自己不斷研讀資料，透過思考和判斷，還有很多信徒，他們本身是台電工程師或者員工，提供給我各式各樣的資料，歷歷證明我們今天反核是正確的，絕不是毫無理由，為了反對而反對。

主持人：如果有人質疑：佛家講四大皆空，怎麼還有這麼強烈的欲望，用這麼大的聲音去祈求？您既然空了，到底還在乎什麼呢？

悟泓法師：對！一般人看到出家人鮮明的形象，穿著僧服、理著光頭，他就說“和尚應該四大皆空，怎麼還跳進了紅塵裏？”其實一般人都誤解了「四大」的涵義，以為是酒色財氣。雖然佛教本身為了清淨和慈悲的原因必須盡量避免，甚至完全斷絕酒色財氣，但它其實並非佛法上所謂「空」的定義。佛教四大皆空的「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風，這是組成我們每一個人身體的基本要素：骨節牙齒等堅硬的是地，唾液血尿等液態的是水，體溫是火，呼吸是風。這是說，一個想要學佛的人，對於自己的身體不要執著，所以修行者，他不會講究衣食住行要多少豐美要多好，對於身體上的享受不去執著；而不是說出了家什麼都不要管了。如果真是什麼事情都置之不理，那是逃避現實。佛法的根本精神在於緣起，每個人都和其他的每個生命，生活中的每個環境息息相關，既然是這樣的因緣關係，我們就不可能生存其

中，又和這些因緣完全切斷關係。如果說因為四大皆空，一切事情就可以都不要管，其實這是不瞭解佛法。如果認為自己是佛教徒的話，他就應該真正去關心生活周遭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必須「量力而為」。這同樣沒有離開「緣起」的法則，就是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時間精力，多多少少盡心盡力去做，如果在時間精力上沒有辦法做到，也可以升起一種心念：既然我做不到，但是你們願意去做，我一樣很支持。這叫做歡喜心，或者是隨喜心。我想藉這個機會，正可以讓每一位佛教徒反省一下。

佛教徒的話，他就應該真正去關心生活周遭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必須「量力而為」。這同樣沒有離開「緣起」的法則，就是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時間精力，多多少少盡心盡力去做，如果在時間精力上沒有辦法做到，也可以升起一種心念，既然我做不到，但是你們願意去做，我一樣很支持。這叫做歡喜心，或者是隨喜心。我想藉這個機會正可以讓每一位佛教徒反省一下。

主持人：據中小企業估計昨天這種無預警式的斷電，已造成將近八千萬元的損失。十年來只要遇到核四預算，台電就使出這套伎倆。這次斷電的表面原因是核二廠葉片有裂縫，其實這早在去年十月就發現了，怪的是，還可以繼續運轉八個月，然後在35度的酷暑中，才一口咬定非得緊急停機修理不可。這個鐵嘴還用著著拆穿嗎？唯有這個節骨眼斷電，才能恐嚇台灣人民通過核四預算啊！針對台電為了通過自己的預算，不惜以公家機器，惡意干涉民生生活，環保聯盟已經向監察院提出彈劾案。

悟泓法師：台電公司學佛的朋友不少，到處都成立有學佛會。我們有很多信徒也是台電的員工，所以我接觸到很多內部資料。就我所知，台電員工本身即超過二分之一反核，只是為了工作難，或是工作難，不太敢講話。上一次台電公會對媒體宣稱，台電員工全部贊成核四，這是睜眼說瞎話。如果台電所有員工願意接受環保團體的解說，再做無記名投票，在媒體和環保團體監督下，就可以知道台電員工真正的心聲。這兩天的限電措施，完全是台電故意的，為了下周要立法院一次全數通過八年的核電預算，所以藉各種小動作造成嚴重缺電非蓋核四不可的假象，預算法明訂為每年審查，一次通過八年的全數預算就是知法犯法，絕對違法！我這裏有一份台電工程師提供的資料透露台電的顧爾無能，公布給大家參考。第一，以火力發電廠為例，每一機組須在3-5年維修一次，而台電為了配合核四，故意把維修間隔縮短，原來三年才須停機維修的現在1.2~1.4年就維修一次，如果台電確實遵照原廠規定，事實上每年可多提供60萬千瓦電力，這剛好是核能一個機組的發電量。而每組維修的期間預定45天，據工程師說，只要增加人手和時間，根本不需要那麼久。如果縮短成20天，提早運轉發電足可增加一倍的發電量，這恰好又是一部核能機組。換句話說，從節約著手，就省下兩部機組，核電廠根本就不必蓋了。這還只是從火力發電廠來評估呢！第二點，再談到核能是否安全這個問題，台電在自己出版的台電月刊上說，核電是截至目前為止最乾淨，最無污染的能源。從這句話，台電簡直把他所有的員工都當成白痴。世界各國從1940年開始發展核電到現在為止，沒有一位科學家敢說核能是無污染、無災害的。台電大放厥辭，不但欺騙員工，更是欺騙社會。事實上台電員工都非常清楚，核電廠如果真的安全，同工同酬的制度下，為什麼核電廠員工，卻有高達45%的核能津貼？津貼用意何在？就是它有輻射線，會影響人體安全，所以要用高薪來留住員工。而所有核電廠的工程師修費用都要超過一般發電廠3-10倍，為什麼昂貴？就表示核電廠附加了危險性！第三點，廠內用電浪費無度，根據機組的設計，發電廠本身所需的電力應在10%以下，事實上市是大量揮霍，廠內使用的馬達、抽水機、空壓機等，按照功能只須一個馬達，他會

用到兩個；只須兩個，他要用到四個五個，為什麼這樣？這又扯到官商勾結了，因為要消耗預算，不拼命要用怎麼可以？台灣何嘗缺電？明明是台電的經營管理秀斗短跡。更詳細的資料，台電是否有勇氣提出？或由國內更具公信力的檢驗機構、環保團體，大家一齊來查證。第四點，有關輸電配電的設備，也浪費了許多電力。工業用電和民生用電都有嚴重的偷電問題，每年幾乎損失十億台幣。如果我們把這種無謂的耗電和可以省下的做個結算，不要說核四不須要建，連核一、核二、核三都可以不需要了。最後還有一件事，可以一窺台電經營管理的老大心態：去年底南投天輪水力發電廠爆炸，廠長和工程師一共死了7個人。台電內部及法院都有報告，指出這次的慘案是連續五個重大的錯誤同時發生，也就是說其中一個錯誤不發生的話，這件事就不會發生，根本不可能犯的錯誤，竟然也不可思議的出現了。我們想想看一個水力發電廠都會有這麼嚴重的，不可原諒的人為錯誤，何況核電廠需要更龐大更精細的維護呢？基於對台電經營管理的不信任，國家人民的性命安全，所以我們再三強調「反核而非反電」。

主持人：就您透露這麼多台電內部的疏失，難道連核立委們都不知道嗎？

悟弘法師：我想這牽涉到整個文化的問題，當政府口口聲聲要主權在民，要民主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卻是相反的事實，我現在這樣說，大家千萬不要被別人一句「你們是在泛政治化」的嚇唬，就阻礙了我們佛教徒參與反核四的行動和決心。今天我們看到新黨、民進黨、無黨籍的立委全部投票反對通過核四預算，連國民黨中央政策會政策研究工作會主任黃主文先生，都認為核四興建引發了民眾對立與朝野對決已經耗費無可估量的社會成本。人民反核竟被指為反對開發電力與經濟發展，更是扭曲主權在民的真實，而主張以公民投票決定核四興建與否。做為執政黨的政務官都能夠發出這樣的聲音，代表今天反核已經不是政治力量的角力而已，應該是人民的一種覺醒。所以我再度提醒大家，不管您是不是佛教徒，或者您的家人朋友是佛教徒，您應該告訴他們，為了自己所信仰的教義，此時此刻要挺身而出，關愛現在的環境和未來的環境，更應該去了解為什麼要反核，甚至要走出來參與每一次反核的行動，這樣才能對政府的決策產生壓力。

主持人：聽到法師的鼓勵，我一下子懶懶秀過了。個人修行的時候是菩薩慈眉；但是，教度眾生則要遠時展現怒目金剛的獅子吼！我又想到一個問題，李總統一再宣示「主權在民」一切以民意為依歸。關於核四興建與否，資察等八個鄉鎮為此也舉行了全民公投，開票結果有96%的當地居民堅持反對。事後李總統卻說：興建核四是專家的事情，不是人民的事情。為什麼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如此出爾反爾呢？

悟弘法師：心理學上有一句話「你的信奉理論和你的實際理論差距有多大？」也許李總統心目中認為自己做的真是主權在民，實際上做出來的結果卻不是主權在民。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核四政策的主權在那裏呢？主權就是在執政黨立委的身上。但是核四牽涉到一千多億的預算，牽涉到台灣未來上百年的環境，不只有人類，還有動物、植物、空氣、土地……種種可能遭受的影響。尤其全世界都開始反省，又有那麼多先進國家都已經停止核電的前提下，李總統還要說「這個事情只有專家才能決定」；我想他所實踐出來的，和他所信奉的，差距已經太大太大了。也許佛教徒聽到我們談論公共政策，為什麼會對國家元首做這樣的攻擊，我想這才是民主國家的真義，政府領導人其實是為人民服務的，他應該接受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團體，對他本身的質疑。我們看到很多民主國家每個人都可以發表不同的意見，可以公開的辯論，或者就像黃主文立委所主張的讓全民來投票表決。另外還有一個現象，每一次審查核四預算，都有這麼多反對的聲音，但我們在各種媒體上，卻只聽到一面倒的聲音，因

為人民力量總是微小的，除非大家團結起來否則沒有辦法去對抗台電所掌握的媒體力量，以及他背後的財力支援，他可以買下十分鐘節目，或者買下整版廣告做核電宣傳，而社團或人民的聲音就聽不到了。從佛法的理解，我們知道，沒有一件事情是絕對的，一定有相對不好的地方。為什麼今天我們觸目所見的各種媒體都是一言堂：「沒有核四就沒有電力發展」「沒有核四，台灣就沒有前途」。這種現象，就值得我們佛教徒去思考，就值得我們站出來付出行動。

聽眾：慈濟功德會在幾年前有一個「預約人間淨土」的活動，我們現在做的正是淨土的工作。佛法三藏十二部這麼廣博，很多人卻在裏面溺水，沒有真正了解佛法，反而利用佛法成為魔子魔民。我希望全體佛教徒都能夠站出來實現淨土，核電不能有萬一，台灣彈丸之地，如果真有萬一，那真的是阿鼻地獄了。

悟弘法師：是的，核電絕對不能有萬一，萬一來到了就是人間地獄。何況核電絕非目前唯一的選擇。所以佛教徒站出來是一定有立場的。剛剛提到預約人間淨土，就譬如我們到醫院預約掛號，這個預約的當然是要實現的，如果預約的是在遙遠不可期的未來，那根本就不切實際。我們看病預約醫生，當然希望馬上或者明天就能實現，今天佛教徒去預約人間淨土，他應該立刻當下就去實現，所以我再度呼籲佛教徒不能再做社會改革的缺席者了。

聽眾：核能真的很可怕，像核二廠排水口附近的魚全都變形了。不要說核能爆炸，只要爐心熔掉，台灣就沒有了。尤其輻射塵、核廢料，以現今的科技能力都沒有辦法處理，台灣連個輻射屋都解決不了。所以不管什麼宗教、受苦救難普度眾生，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悟弘法師：很多人會以為捐錢去幫助別人，就叫慈悲。我們現在拿核電廠如果災變舉例，如果輻射塵已經傷害了人民，我們再去捐款救濟，希望減輕他的痛苦，這真的就算慈悲嗎？假若能在事前將可能發生的危險性減到最低，甚至不要有這種潛在的危險而去防範未然，是不是一種更大的慈悲？因為這需要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智慧來做。所以佛教徒在談到慈悲的時候，要能將境界拉到更深更廣。

聽眾：其實無論什麼宗教，信徒都可以說是一個想要修行的人。對於國事天下事應該更關心才是。希望佛教界能有更多大師級的高僧登高一呼。前面提到慈濟功德會，我有一個感想，像這麼大的一個團體，只專心於救濟工作，似乎格局太小了，由於他不斷擴大，相形之下，政府的社會福利工作反而可以偷懶了。慈濟功德會如果利用現在廣大的人脈，轉向執政者表達民意，為眾生代言，爭取更多的福祉，不是更具有大智慧、大雄力嗎？

悟弘法師：社會救濟只是佛教佈施的一環，六度波羅密的法門，雖然以布施為首，但是還有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必須循序而修。慈悲若只侷限在社會救濟而已，其實是佛教徒窄化了自己的思考能力。社會救濟如果變成一個這麼龐大的事業體系，他就更應該即時反省，這個國家究竟是得了什麼重病，為什麼需要這麼大的社會救濟事業？

主持人：我們環保聯盟也曾經邀請慈濟，希望他們能夠以「清淨國土」的立場來支持反核，但是他們有一套標準答案：「我們慈濟只做救濟工作，這個問題牽涉政治太多，我們不便介入」。而我卻有個觀念，面對大好大惡，你卻沉默不語，本身就是一種罪惡。在此呼籲慈濟委員或是信徒，在這個關鍵時刻，更能展現慈悲的智慧，不要像悟弘法師剛剛說的，等到核電發生災難了，再去救濟災區，這無異是木木倒置。

悟弘法師：慈濟長久以來的努力是受人肯定的，尤其讓佛教徒在社會上重新獲得不同角度的認知。但是我一再強調，慈悲應該有更深的層面，社會救濟其實是最不得已的，事情

已經發生了，最後才去彌補的濟貧工作。真正的佛教徒，同時標榜自己是菩薩的話，更應該積極防止這些事情，讓發生這些事情的原因消失。希望慈濟在這度多年的救濟工作之後，更能走入社會，我想這是對慈濟的期待，而不是批評。另外，剛剛這位聽眾說，希望佛教界能有更多的大師們出來，雖然我也希望大師們出來，但是我希望每一位佛教徒自己都能反省，因為我們佛教講依法不依人，我們依的是緣起法，依的是慈悲，基於這兩點，我們就應該自己先站出來。不管你是行動上參加街頭示威遊行，或是心理上隨著這麼多人反對核四，或是在財力物力上支援，或是在明年選舉時，投票給任何黨籍反對核四的候選人，這都是每位佛教徒必須身體力行的事，而不是期待一位大師出來。因為可能在很多情況下，大師們也要顧慮民意的反應，換句話說，已經和某種政治生態重疊了。如果是這種期待的話，可能就要落空了。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自己依的到底是什麼法，思考的到底是什麼？應該是我們自己走出來！

聽眾：我常常懷疑怎麼會有那麼多被放生的動物，他們是從那裏來的？

悟泓法師：很多佛教徒基於慈悲心，會買動物放生。不過現代放生，已經違背了放生的意義。真正的放生是動物在緊急狀況下，我們伸出援手去解救牠。現在卻變成，因為你要放生，所以生意人就从野外大量捕捉去賣給你，完全變質了，放生反而變成放死。而每種動物生存的環境不同，隨意放生，還可能破壞當地的自然生態。從這個觀念引中，當你想要做功德，想要放生，其實今天最大的放生功德，就是不要興建核四。核四興建後，台灣沿海許多珊瑚魚類都會遭受殘害，未來核廢料的污染，勢將造成千千萬萬數不清動物的死亡。佛教徒如果基於眾生平等的觀念，反對核四興建才是真正的大放生。

主持人：所有的核廢魚，在此懇求佛教徒能夠賜給牠們一條生路，所以我們要堅持反對興建核四。

悟泓法師：每一個社會運動多多少少都會造成某種程度的不便，希望每一位佛教徒或者市民，當你看到社會運動，不要只站在自己個人的利益就去指責。應該要看這麼多人來反對這樣的政策，為的是什麼？這樣比較能夠體會社會運動的歷程。真正的佛教徒應該從自己的信仰，所了解的法義中去體認，反對核四絕非反對政府，反對電力發展；認核四在今天是不需要的，它並非唯一的選擇。而我們做任何放生的功德，都不及阻止核四興建的一萬分之一，所以真正的慈悲和菩薩道，應該站出來反對興建核四，甚至反對擴張其他核電廠的機組。我們希望所有的抗爭是非暴力的抗爭，是和平的抗爭。我們不需要害怕社會運動，因為很多的衝突其實是警方在執行過程中產生的，我想大家到現場就可以看到真實的狀況。

〈後記〉弘師父才出攝音室，電台負責人立刻趨前致意，極力邀請弘師父主持一個時段。宣傳佛法，嘉惠更多聽眾。節目暫訂每週五夜裏11點到12點，俟內容規畫完成後即宣布開播日期。



·從佛教教義體認社會運動
佛教徒從此不在改革運動中缺席

讓我們自己來決定台灣的生存環境

—宗教界上街頭—

·編著·

核四廠到底要不要興建？從民國74年第一次送進立法院審議，朝野歷經九個年頭的辯論抗爭，直至民國83年7月12日，立法院長劉松藩在一片混亂，完全不知道表決結果的情況下敲下了議事槌，全數通過八個年度1120億新台幣的核四預算。

近年來，民間人士不斷發出呼聲，希望興建核四廠這樣關係全民禍福的重大事件，合乎民主原則的解決方式應該是：經過廣泛、充份，而理性的討論之後，交由全民來決定，由全民共同承擔決定的後果。可是台灣統治集團卻拒絕了這種合理的解決途徑，強迫人民接受在安全、經濟效益、環境保護各方面，都仍然有重大爭議的核能四廠。

為了喚起台灣人民對民主權利和責任的普遍關心，為了爭取人民決定重大公共政策的權利，也為了讓核能四廠的爭議獲得合理的解決，民主運動先行者——林義雄律師，義無反顧地宣告「禁食禁語」，期待十萬人簽名完成，或立法院決定付諸公民票決，才願停止絕食，以此喚醒人心對公共事務及對生命、生態的積極關懷。

民間環保運動四公投十萬簽名」論後，由此程序決、學術界、社運界極推動。宗教界對團體的關切，特於，積極推動簽名行拒吃！拒買！拒看動物」六萬五千人驗，佛教弘誓學院天主教友公推為這星期四晚上例



團體立刻發起「核運動，要求充份討論。並邀請宗教界共同成立委員會核此議題，表達信仰七月16日走上街頭。累積六月初「！拯救保育類野生簽名響應的實戰經一致被基督教友、次活動的主辦。行政院務週會，泓師

父先開明運動的宗旨，隨即展開文宣設計和任務編組。星期六清晨六點鐘，還是疏疏落落的大亞百貨廣場，已迅速張掛起藍黃的布條和一長排簽名桌，再次展現弘誓學員的高行動力！

人潮果真就像洪水，一波夾帶一波。工作人員穿梭在人群中，用心地解釋，忘我地遊說。晚上將近八點半，十四個鐘頭同心協力，簽名人數突破一萬！

當天現場出席的宗教師，有佛教果證老法師、性廣法師、悟泓法師、天證法師、心住法師、如義法師、悟真法師。基督教長老教會林朝成牧師、陳福住牧師、陳正憲牧師、李勝雄長老。天主教王敬弘神父、古尚潔神父、葉寶貴修女、林秀碧修女。這是歷史性的一刻，三大宗教的宗教師，把大雄寶殿和修會教堂移上街頭，為眾生戮力請命。

第二天從報上得知，核四公投推動委員會，已點收十一萬五千人的簽名支持。林義雄先生再度呼籲：請將這個民主的希望與理想不斷散播，相信只要有你我的加入，就能一點一滴匯成台灣民主的長河！

歡喜來相送

●福喬●



佈施結緣，帶給同學許多方便歡喜。

詩經有云：靡不其初，鮮克其終。五位全勤獎同學陳秀鳳、曾錦文、吳貞秋、楊秋燕、鄭素珍，獲得大家欽佩的讚嘆。缺課不超過十堂，而銷假筆記全部交齊者，獲頒勤學獎有七位同學：王碧霞、陳美玲、張素琴、張秋鴻、魏黃映雪、何勝雄、黃銘森。參與學院各類活動，熱心公益，獲服務獎有六位同學：周文正、陳美玲、陳靜子、丁牡丹、曾清澤、李玉蘭。

貴賓出席使結業典禮更顯隆重：無償提供八德路獨棟三層樓房，作為弘誓會館的周松根同學伉儷；製作弘誓通訊的佳來公司總經理管雲源先生和管太太；普濟寺退位住持果證老法師，以及八位董監事；洪錫文先生是普濟寺全職工作人員，學院和普濟寺的因緣，最初即是由其牽線。不斷而又熱烈的感恩掌聲，圍繞著莊嚴大殿久久不去。

兩年的學習中，儘管上課場地遷異三次，儘管各人內心有不同的衝擊，如果沒有印公導師精神領導、院長性廣法師不畏艱難熱切辦學；如果沒有昭慧法師廣博深遠的義理教誨，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大無畏施、悟泓法師自覺自發式的啟發教導；我們今天就無法順利地在學佛路上堅持下去。

院長勉勵同學：儘管外在環境如何變換，我們追求理想的心是永不改變的。正因為有這樣的堅持，同學們才能在不安中安定的學佛。至誠禮謝四位法師，學佛生涯永遠沒有畢業生，我們在成佛之道要更加精進。院長自佛前燃燈，全體同學陸續傳下。「一盞燈、點萬燈」，指引一切眾生，帶來溫暖與光明。此刻師恩浩蕩，感恩的心已無法用言語表達。再次發起四弘誓願，更願生生世世都能見佛聞法，常隨佛學。南無阿彌陀佛。

推廣部第二期課程，從81年9月2日開學，至83年6月15日圓滿。當初報名逾四百人，於今符合結業資格，取得證書的同學共有72位。

結業典禮於6月17日假普濟寺舉行。在一切講求功利速成的社會中，能夠拋下聲色應酬，選擇聽經聞法照顧內心，殊屬難能可貴。而十多位勞心勞力，默默奉獻的幹部們，更是以身作則，

佛教弘誓學院——推廣部第三期招生簡章

- 宗旨：研習印順導師思想，以「提倡智慧增上，人世關懷，發覺積極勇健之若龍精神，推廣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為辦學宗旨。
- 目標：推廣佛教成人教育，提高有志學佛者之佛學素養，期能解行並進，福慧雙修，實踐佛法於生活中。
- 導師：印順導師
- 院長：性廣法師
- 授課法師：昭慧法師 性廣法師 信慧法師 悟泓法師 天證法師
- 招生對象：凡有志於佛教人生哲學及正信佛法研習之僧俗二眾，均歡迎報名入學。
- 課程：1.佛法概論 2.阿含導讀 3.唯識論典 4.學佛行儀
- 修學期限：二年（民國八十三年十月至八十五年九月）
- 上課時間：參照課程表
- 上課地點：普濟寺講堂 ●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二十九號三樓（大福大樓）
- 報名程序：1.函索招生簡章及報名表
（函索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三段一九九巷一弄十二號 弘誓會館）
2.填寫報名表、附二吋半身照片三張及全期講義費壹仟伍佰元（借業免），於八月三十一日前親自到會館報名或以掛號郵寄方式通訊報名。
3.九月二十五日前寄費錄取通知單。
- 招生名額：每班以一百六十名為限，依報名先後次序錄取。
- 辦事處：弘誓會館 ●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一九九巷一弄十二號
電話：(02) 5580130 ● 上班時間給學院秘書：曾居士
傳真：(02) 5784742
-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九月二十日止
- 開學日期：八十三年十月二日
- 學費：全免
- 課程表：

班 別	週別	晚間七時至八時	授課法師	八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		
				授課法師	授課法師	
進階班	週三	阿含導讀	性廣法師	休 息	唯識論典	昭慧法師
基礎甲班	週四	學佛行儀	性廣法師 天證法師		佛法概論	信慧法師
基礎乙班	週五	學佛行儀	性廣法師 天證法師		佛法概論	悟泓法師

課程備註：每月最後一週，B班之「唯識論典」，及A甲、A乙班之「學佛行儀」課程改為班會，宣佈及討論各類班務事項。

課程簡介

A 基礎班

- 學佛行儀：梵唄教誦、禪修靜坐、佛門行儀等。佛門基本儀軌與修持課程。
 - 佛法概論：以印順導師之「佛法概論」為基本教材，講授依人間正行而趨向正見解脫的「人間佛教」。
- 備 註：
本期基礎班開設兩班，課程完全相同，學員可斟酌時間方便，報選一班就讀。又基礎課程乃針對初機學員解行並重之需要而設計，請學員務必兩科合讀。

B 進階班

- 阿含導讀：探求佛陀根本教義，指導學員直接研讀原典。
 - 唯識論典：幫助學生瞭解無著、世親為主之古唯識學思想體系
- 備 註：
1.可跨班選讀。
2.函索簡章者請附詳細地址、姓名之回郵信封二份

弘誓

一九九三年二月創刊・一九九四年八月出刊・第十期



·明慧法師帶領學員參加“529反核大遊行”

佛教弘誓學院刊行